



大全論語

先進

顏淵

第十一

第十二

仁
131
7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厚齋馮氏曰此篇多評弟

子賢否故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然此篇稱賢者三倍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

通考勿軒熊氏曰內二十一章言孔門弟子賢否三章泛言人品 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去聲者四

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也。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恣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腳，揆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問：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

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

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徇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

人之所以轉移時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問：孔子從先進，是夫子無取於文也。然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夫子又從之，何邪？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末文弊已不足為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問：夫子用禮樂而從先進，是

耶雙峰饒氏曰聖人之德無適不中其禮樂而從先
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新安陳氏曰
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
文蓋謂其文質得中仰彬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
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之云正是厭周末
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
初不相妨而可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通考
朱氏公遷曰先進於禮樂因論其文矯其偏勝而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
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去聲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問何以知其為弟子所記朱子曰吳氏例云凡

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第
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夫
子所言者考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
之不審也

因其材於此可見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兼

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
者也○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當就
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有
德行而短於才者○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心體
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
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

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為一事之長而已也。○勉齋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為言也。○雙峰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小條目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今人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使之治心脩身，從本領上做將來。○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

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音預焉，故

知十哲世俗論也。

慶源輔氏曰：夫十之門如此十人者固高矣，然受業身通者凡七十

人則豈獨此十人可名為哲哉？故程子引曾子以為證，而斷十哲為世俗之論，所以教學者使求於聖人之門不止此十人也。○新安陳氏曰：曾子，皙之子，是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從，故不在列，又如若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焉。○雲峰胡氏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語政事文學即孟子所謂有達才者，然孟子於成德之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曾是也。如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人所記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之所未發。通考仁山金氏曰：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宰我，澹臺滅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孝次于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為四侑，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皙伯音並在下，列為未安，則亦復

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為堂而後為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路曾皙而下七十子左右裕食如昭穆之例焉斯為得之其餘從祀雖東西夾室可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上聲也顏子

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釋悅字無所疑問釋非助字故夫子

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

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

顏氏云爾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

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

胡氏曰以非助我而言似有不足於顏子之意謂其無所不說則凡精凡粗若巨若細莫不懽然領受而

略無毫髮之疑矣○厚齋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

助也○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悅之驗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

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

之○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
○勉齋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
所非聞於其言是為公論夫子所以稱之
○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
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
則誠著而德彰矣
○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
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寤父覺之欲
逐其妻子寤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
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
之意溢於言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
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
○雲峰胡氏曰孔門豈獨
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
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
稱之歟
○新安陳氏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
友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詩曰兄弟
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已乎蓋孝友一理孝

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
見聞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
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
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
於顏子宜哉通旨
朱氏公遷曰此孝即其孚於人者
而稱之見稱於天下為武周之孝見稱於眾人為子
騫之孝見稱於宗族為士之次者之孝
德行有大小故其孚於人者有廣狹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丁添丁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形旬反家語

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獨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

白圭之玷是官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朱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
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

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治長篇 ○范氏

曰言者行去聲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

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雙峰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為表而行為裏
行為實而言為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只是
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
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

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

也詳見雍也篇不遷怒章 ○慶源輔氏曰聖人
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

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

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去聲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

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

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

鯉也爲夫子之設言者信乎朱子曰以人情言之不

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爲年數之錯

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南軒張氏曰聖人正

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竝淵然在已則子

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

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爲之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

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厚齋馮氏

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唯

自言其子故曰不才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

以賻音附之矣禮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

也助喪用也駢馬曰駢賻助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葬可

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扶又反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

車不可以與人而鬻余六反諸市也王制曰命服命車

禮云大夫賜命車且爲去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

強上聲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

禮視吾之有無而已此蘇氏說夫平聲君子之用財視義之

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慶源輔氏曰葬之禮棹周於棺宜也然貧不能具則

棹亦可廢車之制驂參於服宜也然欲輟而用則驂或可脫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厚而不從其父為棹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勉齋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亾而

不亾以道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終亦必亾而已矣故以顏子之死而為已之喪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亾而已亾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子良可悲矣○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

喪予回死故也○雲峰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

勉齋黃氏

曰以夫子之聖而得顏淵蓋將相與講明斯道以示天下後世其為助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不與喪予之歎而不自知其為慟耶○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

去聲

家之有無

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

貧而厚

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朱子曰門人謂回之門人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

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

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為梓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南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

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歎有慟之哀非厚於

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槁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已○雲峰胡氏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焉於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

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

通考南軒張氏曰各言之來而不測則為神往而不返為

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就一身言魂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氣為神體魄為鬼

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

朱子曰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慶源輔氏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尚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能反要於終而知氣散故死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蓋幽明始終初無二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

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覺軒蔡氏曰夫

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止欲子路循其序而不一等也○新安陳氏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

為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
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為躐等
○程子曰晝夜者歿

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
易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朱子

本義曰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神謂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

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問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朱

子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慶源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

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

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是幽明始終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潛室陳氏曰死生人

鬼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關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聚則生散則歿伸為神屈為鬼有聚必有散有

伸必有屈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非微昧不可究詰之事也
或言夫子不告子

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新安陳氏曰告之以所當先能先知者是即所以深告之○朱子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

理言○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變

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事

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誦矣○問未知生焉知死

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歿底道理皆可知矣○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

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

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了○盡愛親敬長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知覺運動陽之為也氣之濁者為質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註淮南子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別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歿氣雖終歸於散亦未

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伯有為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為其人氣未盡而強歿自是能為厲如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雙峰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歿後如何會奉事○蔡氏曰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通考朱氏公遷曰子路問事鬼神舉其祭禮之鬼神言而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也

○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宋子曰問問者

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問問氣象○問問是深沈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問問問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蔡氏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為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佞之失惟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於敵已以下為宥剛強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動容

文全小言云禮記國人稱願然曰又召縣子而問然論語不得其死然此類然字皆與焉例岡氏說亦同此義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其得失矣禮失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之而見子路侍夫子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問於行行者有何樂雙峰饒氏曰樂字終難說所以集註以為或是曰字之誤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先就本文解後面却說破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

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

音恢之難去聲○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孔文子

取太子蒯瞶之姊孔伯姬生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被甲也輿緘從之緘豚也欲用以盟追孔悝於厠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樂寧聞亂使告

季子子路也時為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避同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縶敵子路二人太子之黨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

字之誤

朱子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子路為人麤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

故也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為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固不可同日語矣○新安陳氏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以氣象言餘如不違如愚是顏子之氣象堂堂乎張也是子張之氣象與此類同皆氣象見於容貌之間

者也又顏淵季路侍一章見二子之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一章見四子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然浴沂詠歸有高明廣大之氣象朋友共敝有勇知方有敦厚質實之氣象顏淵之氣象則近於孔子之自然冉有公西華之氣象則亞於子路之篤實者也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

去聲

名藏

如字

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

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改作勞民傷財

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南軒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

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可已者故子騫以是諷之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夫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

去聲

理惟有德者能之

南軒張氏曰有中中於理

也○雙峰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闇闇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咸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

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

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

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覺軒蔡氏曰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

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

七到反乎正大高

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

遽忽之也

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爲未至由宮墻之外望則升堂大有間矣聖人斯言

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慶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麤率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欲車裘共蔽及程子謂其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爲迂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之類是未入室之驗也○雲峰胡氏曰正大高明形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室是善人小學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聲為苟難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故常過

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雙峰饒氏曰觀答問

交一章及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為苟難觀先傳後倦

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言可見其規模狹隘○朱子曰二

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

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

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去其

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去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

及然其失中則一也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

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慶源輔氏曰過不及生乎氣稟

之偏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積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

外意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位冢宰其富

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

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為季氏宰又為去聲之急賦稅以

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

責之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

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

已也慶源輔氏曰師道尊嚴而朋友親暱理固然也

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雖絕之而猶不

忘乎愛雖不忘乎愛而事之當絕者又不但已此仁

之至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是

惟罪責棄絕之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

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

能知哉○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

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

為急故也新安陳氏曰使能反身修德則知吾身自

有良貴而不急於仕矣○朱子曰人最自

資質弱若求之徒却是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

反為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都

不自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

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

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

之失不待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

當是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

民皆非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于大

夫者也使求仕於季氏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

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

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改於其德而賦

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以從仕為

士之常是以流靡而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不於其

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

小貞之吉也○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

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

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爾軒張氏曰冉有既為季氏之臣所當正救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為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勉齋黃氏曰聚斂已自不是况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周公則本富強矣今又聚斂以附益之則非義之中又非義矣聖人所以惡之深也○厚齋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自止之可也不然聞孔子之言以反命而力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惟不能諫止而不能去反為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

切責之也○雲峰胡氏曰春秋於為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之力於此事書曰用田賦其為冉有阿附之罪明矣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仕季氏之初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人愚者知去聲不足而厚有

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上聲不折執親

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賢遍反齒見齒啖也避難去聲而行不

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

往來過之是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翻曠
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
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
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朱子曰不徑不竇只安
平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
其軀此柴所以為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
竇之說不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
儘好正緣池學有未盡處○柴也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
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

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

才魯故其學也確克角反所以能深造七到反乎道也朱子

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推得到透
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
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推得到略曉得
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捨若這
事看未透直是推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緣他質
魯鈍不便理會得故著工夫遂見得透徹若理會不
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終於魯而已○若是魯鈍
者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
下多不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同參
也魯魯却似有不及之意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
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
了些子○慶源輔氏曰遲鈍者不能便明了須用工

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其誠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

師也辟亦反

辟便平聲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畱意於

儀容

由也嗔嗔五旦反

嗔粗俗也傳去聲稱嗔者謂俗論也慶源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為野

○揚氏曰四者性之偏語音之使知自勵也南軒張氏曰愚

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嗔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勵而擴充也○問柴愚參魯師辟由嗔此乃生質之偏如此夫子言之所以欲四子充其偏而歸於全也然參竟得道統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愚者暗辟者少誠實嗔者粗俗若夫魯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明未嘗不誠實未嘗粗俗比之三子已爭些况質厚者為之難一為之則確實下工直用力到底如弘毅如易簣等處皆可見安得不傳道邪○慶源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略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略乎外則文飾不修此四子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厚齋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精密○雙峰饒氏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雙峰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唯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

李氏篇云友便辟朱注云

人一已百人
十已千而已

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

甚或疑

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二章語勢
不類恐非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

慶源輔氏曰此與易
大傳其殆庶幾乎同

屢空數音至

空匱也不以貧窶

郡羽反

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

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
貧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

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朱子曰世間亦有質
美而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空為匱乏其說舊
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
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間是頻復耳方其

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
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潛室陳氏曰簞瓢屢空到
此境界不改其樂是幾於樂天之事以此說顏
子事理平實與下文貨殖正相反而地位峻絕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命謂天命

天所賦貧富
貴賤之命

貨殖貨財生殖也

史記言子
貢好廢舉

與時轉貨賞注云廢舉停貯也與時逐時
也物賤則買而停貯貴則逐時轉易貨賣

億意度音

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

音洛下同
新安陳氏曰
貨殖是不如

其安貧不受命
是不如其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

耳然此亦子貢少去聲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

矣程子曰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葉氏曰或者不喻乃謂

子貢真好利者夫樊遲學稼圃夫子猶以爲小人豈有子貢而無一言以正之乎

○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

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

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

樂天者也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

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其曰屢中則不中者多矣夫

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

言也如是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邾子益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

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

生存亾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

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

法度心已亾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

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亾乎此年公薨哀

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夏五月壬申公

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朱子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

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二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德中則不如其庶也。○雙峰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勵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賢哉回也，回也其庶乎。屢空皆即其所能而稱之。顏淵子路子夏子貢皆為以理自守者。然守之遊於自然者，顏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夏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不免以已方人者，子貢也。是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

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有諸

已之謂信，此已足進信一步而說善人矣。

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

也。朱子曰：善人是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不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問善人之道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問善人者，未能有諸已。

乎南軒張氏曰不能言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言者則不可謂其盡夫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慶源輔氏曰質不美則不可謂之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循至又不止為善人而已也○雙峰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與以其無學問之功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自賦質而言善人生質雖美然必學而後可以入道也自進德而言善人有恒者皆有入道之資此其所以為可取也○董氏彞曰天資則一定而不可移學力則進進而不已有天資而無學力以充之則終於為善人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

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言指論字貌指色字○程子曰論篤

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雲峰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雙峰饒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甚廣者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取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即所謂色取仁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

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必能以待教之耳○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如之哉前師商執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日子在回何

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謝氏曰

敢之敢乃果敢之敢○鄭氏舜舉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死生得自為之也 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

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語樂共音恭子曰民生於三

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音嗣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養我師之教我與生之恩同類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為父在師為師在君為君也報生以死報

賜以力人之道也 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

為師弟子者而已慶源輔氏曰顏淵之於孔子蒙博約之教得聖道之傳真所謂受罔

極之恩者恩深則義重信非他人為師弟子之比○雙峰饒氏曰孔之於顏教愛兩極其至義雖師生恩猶父子所以為恩義兼盡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去聲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

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

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程子曰

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况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

悉力義所當然也至于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為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朱子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友以死在未遇難之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曰吾以汝為死矣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慶源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女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遽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於孔子雖曰

未達一間至此等語殆相為一矣○趙氏曰歿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不輕於死為重也○潛室陳氏曰朋友同遇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各盡其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幸不幸存焉非必輕死求聞謂之相死也○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顏子以德行稱而善於說辭如此豈諸子所能及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見聖賢處物之義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皆明處憂患之道也朱子曰孔子之言是以仁決之孟子之言是以義決之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人物考曰子然平子
意如之子桓子之
弟也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慶源輔氏曰二

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慊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與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慶源輔氏曰季然自

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言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朱子曰不可則止不合則去○勉齋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超乎其上也具臣者等乎

羣臣而混乎其中者也以道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不可謂進不以正言不見從此大臣之所以異乎具臣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平聲

乃字金注繼事
辭不同則字此乃
字上句言畢而繼
下句之意是自此
下句意係下為
重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聲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

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問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

如是而已乎龜山楊氏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朱子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

誠是難○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厚齋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為大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及其以從之為問故明以弑父與君不從之○新安陳氏曰弑逆非不可之大者歟平常能可則止者於弑逆必不從未能不可則止者未可保

其必不從也由求於君臣大義固熟聞之但察之恐未精耳觀由仕於出公未為之死求於伐顓臾惟知為季氏子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夫子於此實欲折季氏之不臣故許由求為死節之臣耳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厚齋

馮氏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

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本前焉用佞禦人以口給而言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宋子曰佞不是詭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左傳襄公三十

一年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

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

也。朱子曰：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胥子敷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所以教夫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則既有書修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南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

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况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乎？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 臥反

曾皙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 聲

言我雖年少

上聲

長於女

汝同

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益

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

上聲多少之切

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

以為用也

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

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饑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

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出爾雅方向也

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

也厚齋馮氏曰子路齒先諸子又勇於進道故夫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言與冉有皆以三年為斷

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為當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倣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

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

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朱

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

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

赤若毅然欲從事於禮樂則是宗廟之事謂祭祀諸

侯時見形旬反曰會眾類類音眺曰同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

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禮

者以諸侯見王為大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

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進而徧朝猶朝也欲其

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觀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

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無常期諸侯

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觀王為壇於

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

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

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

類曰視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漬為小禮殷頰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慶源輔氏曰周禮所謂殷即衆也類也
 即見 端玄端服章南禮冠 冕若玉藻天子龍袞以祭也
 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文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南如此章端章南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音牟堆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
 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厚
 馮氏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

當為兩君相見而設夫擯紹禮樂之末也小相又擯紹之末也二子以子路蒙哂故其辭又謙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至子者之

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月童子六七月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

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竝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

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 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

九歲曾點字皙與子參皆侍孔子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

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

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

去聲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

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莫春和煦之

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時春服單袷

管音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問浴之為盥濯祓除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

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音善樹木也詠歌

也通考巴川陽氏格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

其辭旨則四時寒燠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安有

與時偕行自樂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

日煖景明物熙童冠詠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

以為寅月沂水之凍方解雩壇之風尚寒浴沂詠歸

非其時矣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音扶人欲盡處天理流行

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新安陳氏曰此等句皆是就本

而於無中形故其動靜之際從七容容如此朱子曰

不待著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

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

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

理今人讀之只做等閒說話當時記者亦是多少仔

細又曰門人詳記舍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耳○慶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然而然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皙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而其言

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

舍已為人之意胡氏曰即其所居至之常者莫

其朋儕游泳自得乃其分所宜為而目前所可為也初無舍已為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任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

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

之妙隱然自見形旬於言外新安陳氏曰直與至於

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字○集註此一節二十二字又是自無形容出有來其言外之妙趣不可以尋常解書訓詁體貼之例求之必待學力進眼目高後自然默會之可也○慶源輔氏曰卸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為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已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胸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削前後見得如此平實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

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朱子曰魯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

美景與幾個好朋友行樂去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闕乃徐舍瑟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安之然後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

者正謂此也或曰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馭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入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山川流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道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這

處便有甚私意來自是著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
 閒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看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
 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曾點見得道理
 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未
 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
 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
 做有事有為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鉞樣小事也
 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曾點氣
 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
 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
 一事言也○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
 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
 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
 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曾皙
 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

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
 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
 浴沂詠歸却做甚麼合殺○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
 麤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
 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全不理會義理只是
 較麤不如曾點之細○為學與為治只是一統事他
 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
 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學者
 所當為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
 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學者須是有三子之
 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
 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事上
 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洒意思○新安
 陳氏曰曾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
 亦無意思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

言者理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安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為無弊不然鮮不流於狂矣通考仁山金氏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文之辨所以實曾點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朱子曰禮者理之顯設有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悲簡反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獨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

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

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

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去聲高如人游心千里

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新安陳氏曰此條專言三子言志平實無高遠之弊又

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

與三子者之撰特行去聲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曾問

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朱子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看堯舜氣象且看暮春時物態舒

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

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

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

○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

曾點之學無聖人為之依歸怕有老莊意思也未便

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是實

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

所見乃是大根本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

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

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如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

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

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

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

也○濟室陳氏曰凡狂者志高而行不副謂其志高故見大意而聖人與之謂其行不副止於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室子路等所見者小

子路只為去聲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

便是這氣象也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冉

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

無曾點氣象朱子曰三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

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

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

得了便休緣見得快所以不把當事他若見得了又

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三子皆事為之末何故子

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麤暴些

纔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

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是謹細却只是

安排來底又便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

○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末如何比得這

箇曰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理會得道

理雖事為之末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

是事為來○問為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

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

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

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為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

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

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

閒暇平和也曰是○到為國以禮分上便自理明自

然有曾點氣象○潛室陳氏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

堯舜氣象○雲峰胡氏曰以三子言之子路未達為

國以禮求於禮樂不敢當赤則若有志於禮樂而所

言宗廟會同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

取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與點分別而言之故云夫子不取非謂夫子真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曾

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

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音洛而得其所也孔

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去聲者懷之使萬

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

也朱子曰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又曰曾點漆

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宋子曰他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於細

雕開已見大意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也

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曾點見雖高漆雕

開却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為學大不同點天

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間有

不屑用力者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捱去一貫之

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

用全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故傳道之任

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問孔門英才多矣何為不得乎此而點獨得之回參

不必類乎點也而又獨得斯道之傳何也勉齋黃氏

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識明

則與說不能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點之學所

以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則學之志亦與人為技藝

之學者有一見而超然解悟有終日矻矻而竟無所

得者亦無恠點之獨得也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見

其見不及乎暫而其學則近於回以其用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暫之不及乎回參而卒未免為狂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夫是以精麤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潛淳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遺卑見大而略小見識有餘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違此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回參而論之點誠有未至自學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翦翦於文義之間事為之末而胸中無所見焉恐未易以狂語點也考宋氏公遷曰此皆即其所志而言之也若伊尹之志是後賢追論其志如彼伊尹顏淵有隱顯不同而尹之志則顏所能為由求赤視顏氣象差小而所言皆其能事

卷十一 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君大夫問答十章君大夫問六章夫子之言五章曾子子貢子夏各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克勝也

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已亦無別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

只是盡力兮 已謂身之私欲也 問已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

死向前而已 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朱子曰

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

較多○胡氏曰耳口體之 復反也 慶源輔氏曰反

欲皆因已而有故謂之私 之反歸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

於家也 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

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

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

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

他莫不皆然○慶源輔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

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脈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

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 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節文章可以依據也

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

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

之德復全於我矣 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

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

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為言則仁

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

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

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只是發動
 方用克若待發動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
 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問克
 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已私言之便克已
 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
 然克已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
 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
 是精處○克是克去已私已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
 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克已是
 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已便能復禮步
 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已之外别有復禮工夫也
 ○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已了
 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
 來克得那二分底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克已
 便要復禮但克已而不復禮則墮于空寂矣然人只
 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屬天

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齋是天理跛倚是人欲
 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齋則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
 如齋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
 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新安陳氏曰禮有專言
 者有偏言者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復禮為仁專言
 之禮也克已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專言之禮
 仁在其中矣通考勿齋程氏曰獲勝其私物欲
 淨盡是曰克已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禮歸猶
 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
 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新安陳氏曰甚速以一日
 言至大以天下言○朱子
 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
 皆與其仁也○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
 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
 至如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

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吾闡同意○覺軒蔡氏曰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我真能克復為仁即此仁便與天下之人都奏得著所以天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下皆以仁稱之

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

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平用矣新安陳氏曰日日克之以

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日日克己而無少間斷幾決於己而無所畱難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玩味淨字淨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也○朱子曰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大工夫須日日

用工○為仁由己這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雙峰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己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己而復禮者果何所用力耶曰為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欲收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

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

歸仁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却載程子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朱子曰惟其事

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問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已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

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峰

胡氏曰能克人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質之偏是德勝氣集註克已說人欲未曾說氣質故復引謝氏說以足之○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朱子曰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知得裏面小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偏處克治○跛倚踞傲未必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偏處克治○跛倚踞傲未必

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問顏子問仁與問為邦先後曰有克已復禮工夫方始做得四代禮樂底事○克已之已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氏克已銘極口稱揚遂以為已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問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已之日全不干涉此只是自脩之事未說著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患之○初無吝驕作我蟲賊只說得克已一邊却不到復禮處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

謂

二者界限之間已判然矣故不復扶又有所疑問而直請其

條目也請克已復禮之條目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

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

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

矣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

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

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

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問非禮勿視聽言

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

遠惟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

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

處便是非禮○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

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焉則是克已之

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

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

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刀其機特在勿

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

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

毫忽之間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雲峯胡氏曰
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喫緊解此一字蓋心為一
身之主則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
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
新安陳氏曰非禮者已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
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已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
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
在其
中矣
事如事事之事
書說命篇云惟事事乃其有備
有備無患○史記曹參傳卿大

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新安陳氏曰事事上事字是用刀活字下事字是死字

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平聲之

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雙峯饒氏曰

如吾與面言終日回於吾言無所不悅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禮○顏子所克之已私只是微過不是程子曰顏淵問克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

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

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

中而出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而根之意○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及之意後

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

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平聲之有要視為之則慶源輔氏

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凶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為之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視為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捉處○胡氏曰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

此其本然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爲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遷矣制之於

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

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矣○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已即制之於外復禮即以安其內○胡氏曰克已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

未是仁真積日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也○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所容其力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

化遂亾其正

朱子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物至則智足

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慶源輔氏曰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之性也○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爲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爲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 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閑邪存誠

朱子曰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也

非禮勿聽

朱子曰視是將

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亦可移為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引入內視為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切○雲峯胡氏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傍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亾其正目之明在外固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

專慶源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陳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

則內專此一**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去聲**吉凶榮辱惟其**

所召書曰惟口出好與戎蔡氏傳曰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陳氏曰門之闔闢

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蔡氏曰

出好則吉則榮與戎則凶則辱發於口**傷易**去聲**則誕**

傷煩則支慶源輔氏曰易則心不管攝故必至於支離

肆物忤五故**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朱子曰上四句

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戎出

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
 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言箴
 說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
 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
 得周備○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
 欺誕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
 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迸出者乃煩中之失也
 ○蔡氏曰易則誕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
 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已肆而物忤內不專故出悖而
 來違○雲峯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
 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為是四項
 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

其動箴曰哲人

知幾

平聲下同

誠之於思志士勵行

去聲

守之於為順理則

裕從欲惟危

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

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
 危險○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
 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
 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
 裕曰愛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陳氏曰
 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
 餒於中故裕逐人欲之
 私則易陷於下故危

造

七到反

次克念戰兢自持

慶源

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
 也○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
 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凡
 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陳氏曰雖急遽
 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
 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習與

性成聖賢同歸

覺軒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

歸○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也○徽菴程氏曰物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無一毫之或蔽私欲之內萌消弭於言動俾此仁之妙用割呼麥反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聽見聞非動視聽為動勿視勿聽則不動矣動兼息貌而言洪範五事備於此矣不必以勿為心也真氏謂勿指心而言非禮勿視勿聽戒謹以有養也觀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所以防其外入而動於內也聲色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過其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視聽則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矣非禮勿言勿動謹獨以研幾也觀人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於息守之於為之語可見所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

雖甚微而在內萌於內者不能自巳能警警省於言動則此仁之大用割然中節矣 愚按此章

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

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慶源

翰氏曰非顏子之明睿則雖告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察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為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以仁為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力於勿字○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幾將有悞認天理為人

欲人欲為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然有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
 雙峯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畧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

解出門使民二句

恕以及物

解不欲勿施二句物即人也

則私

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已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

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育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已行恕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

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新安陳氏曰上章天下歸仁是以克己復禮之效言之此章內

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內外尚有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朱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流水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問斷不

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有未到處○已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亾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聖人言語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欠缺處問此意則體用兼備曰只是如此自家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極密○問如以刑加人豈人所欲便是不恕始得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盡己而後推之為恕夫以刑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

乃其私心若其真心既以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令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問怨有是非如何都得他無曰此只說怨得是底○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益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充此對而記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敬則私欲萬端害仁之體不恕則徇己遺人棍仁之用必敬以養之恕以達之則私意無可萌之時無可著之處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雲峯胡氏曰敬以持已足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去禮新聲安

陳氏曰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勉強拘束之敬故云然蓋欲如所謂禮之用和為貴也唯謹獨

便是守之之法

新安陳氏曰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心不如此必於一念萌動已所獨知

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雙峯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

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

功之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

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曲禮曰儼若思此靜時敬也有諸中

而後見形旬反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

前乎此者敬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觀其動時敬則其靜時敬可知非因出

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此程子推夫子言外之意而言之○問程子只說作敬先

生便說敬以持已恕以及物看來須如先生說方全

朱子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二句所以

只說作敬○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

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雙峰饒氏曰平時固是敬

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則

只是動時事益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

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愚按克已復禮乾

存而得以盡其推已及人之恕矣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

可見然學者果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

無已之可克矣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

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

類○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

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

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著力去克已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問克已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已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已復禮如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問持敬克已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已若不克已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克已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已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

用克已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厚齋氏曰左傳云仲尼云古語有之曰克已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唯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唯仲弓可以語之○蔡氏曰以效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挾而緩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

式亮 魁 徒回 之弟 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忍

子謂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

不易

去聲下同

發益其德之一端也

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訥在學者即當

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也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雲峯胡氏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亦不過四勿中之一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

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朱子曰這是司馬牛

身上一項病去得此病則方好將息充養爾○問仁者其言也訥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

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訥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曰其言也訥所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

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

而易

去聲

者非強

上聲

閉之而不出也

朱子曰心存則自然不敢胡亂說話

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

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訥而不苟發此心得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則以訥其言為強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為仁道之大不但如此而已也○新安陳氏曰言仁以心存為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

所以集註於此章兩以心存言之
楊氏曰觀此及

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朱子曰仁者心常醒見這事來便知

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瞌睡相似都不見這事理使天來大事便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問為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為邪曰仁者之言無不訥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為而後難於言邪且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程子曰雖為去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

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

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音御之則以彼之躁

必不能淡息以去上聲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

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

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

者其致思焉朱子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箇理會仁譬之屋瓦已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第二門言訥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迂回得些是隨他病處說○陳氏曰語牛之說又下於雍非祕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自

覺終身為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
 謹於此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每難
 其出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通考朱氏公
 遷曰仁以學言亦曰以用功言告顏冉者使之全其
 心之德告子貢者使之充其愛之理於樊遲子張則
 兼人心事理而言之於司馬牛則即其德之一端而
 言之蓋資質有不同所以教之亦不同而皆徹上徹
 下之道也各因其人而言之也○又按顏冉之所聞
 者為仁之道其餘四子之所聞者求仁之方若子貢
 問為仁夫子告以事賢友仁則又為為仁之資與此
 不同蓋此類欲人反求諸已彼則欲其求輔於人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厚齋馮氏曰內憂其兄外

懼其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反告之以此疚病也

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悉井反不疚而

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去聲而忽之也雙峰饒氏曰無愧是不疚

之本不疚是○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

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上聲排遣之也朱子

曰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白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有憂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牛之再問雖易於言然足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疵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歉索也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仰不愧俯不作之意同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

入于曹以叛民叛之魍奔衛遂奔齊○問牛無令兄弟何也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弑宋公而欲殺孔

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頑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

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

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慶源

輔氏曰順謂不拂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

而不間去聲斷徒玩反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

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

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

以脩身使兩盡其道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脩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雙峰饒氏

巨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間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

故

恭而無禮矣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己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疵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當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

哭子喪去聲禮記檀弓篇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

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朱子曰子夏當初只要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

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慶源輔氏曰觀喪明字則牛之失乃移於商之身而不自知也雙峯饒氏曰

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也人之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固是親若推其原則人又只是共一箇

天地大父母自共一箇父母觀之則兄弟為有限自
 共一箇天地觀之則竝生於天地間皆兄弟也此意
 豈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兄弟其情安能及得已之
 兄弟意雖廣大語實有病圓則活滯則死凡圓底便
 活方底便不動○新安陳氏曰喪明事與此不同然
 其為憂愛之情發不中節而過其則則一耳○雲峰
 胡氏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曰皆吾兄弟但自乾父
 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
 弟似近乎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
 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莊譖
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字又漬而不驟也譖毀

人之行去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

剝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之六四剝床以愬愬已

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

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

之暴矣朱子曰譖是譖人是干已底事纔說得驟

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交
 來不覺愬是愬切已底事纔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
 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
 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
 他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

者曰浸潤之譖膚受芒刺痛痒立見二者難察而能

故激以切已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謂明而不蔽於近矣此

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以

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

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

書曰視遠惟明朱子曰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

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若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慶源輔氏曰浸潤

太甲中也

膚受皆以巧譖而行其譖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

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

必有忽畧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

觀其皮毛意象以為有得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

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

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蘇氏曰譖愬之

言常行於偏僻而隘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

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雙

峯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急迫一緩

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不暇詳一要覺一要詳覺與

詳是兩事集註以察字包之因子張之失而告之其

失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辭子張是箇易疑易信

底人易疑生譖易信生愬○鄭氏舜舉曰善形容小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

叛也

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教化

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

兵民便信之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

無以自立

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朱子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蓋有

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

不若死之為安

朱子曰安

字極有味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

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

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慶源輔氏曰非於理有所見而

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據理之極而於膠轕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疑者不能

如此篇

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

以至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

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

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朱子曰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

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制田里薄

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

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

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

謂民信之也問兵之可法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

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挺

以撻擊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

可法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

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

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

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

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南軒張氏曰生則

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相奪無復人理是

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急務然信為之本無信則

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勉齋黃氏

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

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

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

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
 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德故無時
 而可去○問古者藏兵於農兵非不足也三年耕有
 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食非不足也孔子謂
 足食足兵豈亦後世富强之術歟齊氏曰考井田之
 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
 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
 言夫無事則竝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
 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信
 其有養有教使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愾也
 愾若槩反怒也敵王所愾四字出左傳雖曰三者其
 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
 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兵也食
 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
 苟孚於民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飢寒去也
 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交義結之素

耳○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
 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末謂以死守之不
 以危急而可棄也
 是處變而不失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崇本質是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

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厚齋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追

一言而急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鞢猶犬羊之鞢

鞢其郭反

鞢皮去

上聲下同

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

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慶源輔氏曰有

質斯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皮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

楚宜反

胥失之

矣

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

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竝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雙峰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為本文為末本則重末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

與子貢胥失之○雲峰胡氏曰子成之言固失之然子貢曰文猶質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豈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弊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

用也齊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為大夫故止稱姓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

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新安陳氏曰以通力均收二句照應通也均也之訓大

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

為國集註下○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

則為什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

取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

用以厚民也

曰一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

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溪言

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

去聲下同

為人上者所宜

深念也

朱子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

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

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矣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

則君雖獨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

能保其足哉○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

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

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

之利○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

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

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

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

二語見楊子法言本出孟子白圭曰章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

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

雙峰饒氏曰征斂無藝則

下困費出無經則上困又惡平聲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問

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仕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朱子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未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未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亾不止古今一律耳鄭氏舜舉曰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板幹力役民所為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出力以供公上者必眾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離散田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厚齋馮氏曰古者什

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目備上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蝨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飢而用不足也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為迂濶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為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為

問也朱子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耶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與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箇腳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義不得有基本不徙義亦緣何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陳氏曰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徙義則動

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徙者溥博淵泉而時出能徙義則所主者篤實光輝而日新此德所以日新而高自有不容已者○雙峰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為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從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

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

惑之甚也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已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

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之方雙峰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新安陳氏曰欲人死意子張或有此蔽故因言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從義以為進德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有况欲人死又惑之易辨者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

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

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

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

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以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從義

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為仁蓋務外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

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于乾侯魯亂孔

子適齊為高昭子
家臣以通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南軒張氏曰為政以序彝倫為先彝倫不

叙則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所為叙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

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故以為人道之經政事之本

是時景公失政而

大夫陳氏厚施

去聲於國

左傳昭公三年晉少姜卒少姜齊女晉侯嬖妾齊侯使晏

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故弗知不知其他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音亮豆區為侯反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

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

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

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

為釜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質厚而收薄山木如

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

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者不見

養遇國之諸市屢賤踊貴踊賤則足者履也則足者多

故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於位反休虛位反之燠休

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

欲無獲民將焉避之○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

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

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

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

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

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

而不亾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
 以己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
 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
 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
 以為國也景公又多內嬖臂閉而不立太子左傳哀公五
 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嬖之子
 茶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嬖景公妾茶安孺子諸大夫
 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
 之何公曰二三子聞音開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
 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茶而未發故以此言塞
 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立茶寘羣
 公子於萊齊東鄙邑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駒
 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
 者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
 公公使朱毛遷孺子茶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

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

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
 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本陳氏改為田
 氏宗族益強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茶
 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茶為太子景公卒
 兩相國高立茶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
 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

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
 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
 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田乞為相
 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悼
 公有郟殺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恒與
 監止一作闕止俱為左右相田恒心害監止監止幸
 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
 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田恒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弑簡公於徐
 州恒立簡公之弟驚是為平公田恒為相言於平公
 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
 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恒於是盡誅鮑晏
 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
 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
 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
 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

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于
 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為
 王以令天下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

以父子之所以子是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
 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

於亂也

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

朱子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
 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雙峰饒
 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
 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
 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
 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
 父之道也○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

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則子子亦可也○雲峰胡氏曰履霜堅冰至景公不能謹其幾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丁亂也朱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胡氏曰折者折而

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子

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

欺

子路無宿諾上曰由此日子路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

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形句反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

者由其養之有素也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辨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

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前也○尹氏曰小邾射射音亦小邾大

夫以句繹句繹音溝亦地名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

矣千乘去聲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

宿怨字出孟子方章上篇

於人可知矣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

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山弗能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

人自信之故也不畱諾所以全其信也

勉齋黃氏曰人惟忠信也

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偽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

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

遜為國則末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

一見形句反

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軒南

張氏曰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為未弘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

表裏如一朱子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

主不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

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做去也○行固是行其所居居是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

○新安陳氏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程子曰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

此慶源輔氏曰不曰不仁而曰少仁正與曾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絕人以不仁况子張乎惟

其少仁故慘怛之意不足而無誠心愛民也○新安陳氏曰少仁或謂其未仁或謂難與竝為仁可見矣

政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政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

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誠矣不欺之謂誠表如是裏不如是則非不欺之誠矣宜夫子以無倦以忠藥

子張之病也○雙峯饒氏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政之條目若為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

○陳氏用之曰孔子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則教之以無倦而已○厚齋馮氏曰子路勇於

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雲峰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以

作之於將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

成之際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胡氏曰所存

去聲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

不厚小人存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

薄也君子之所好在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

趨於善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

之濟其惡○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

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獎之

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

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

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

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

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勉齋黃氏曰小

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也不成

人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鄭氏舜舉曰

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

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

孰敢不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慶源輔氏曰政之

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新安

陳氏曰此以通行之理言圈下以當時之事言

胡氏曰魯自中葉中世也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音

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

改三家之故

故謂從前所為

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

也

吳氏曰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

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雲峰

胡氏曰集註釋為政章政字實本於此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得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

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

○胡氏曰季氏竊柄盜魯國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

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邪俗作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

旨深矣奪嫡事見形旬反春秋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

寵臣曰無死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若生男則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康子名肥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辭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厚齋馮

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雲峯胡氏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夫子答其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矣上下三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矣此所謂帥以正而立之謂也○南淵曰此章與子而民無不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度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

尚加也偃仆

音也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存於殺則

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亦為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為善矣集註以一則字代本文而字而意深切著明最宜著眼

○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

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而况於殺乎

善為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者○厚齋馮氏曰康子三問雖非必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諭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夫

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問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朱子曰其在

邦也事上則獲乎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

喫吉之反

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

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雙峯饒氏曰聞是求聞於

人達是人自信已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

行自無窒

音礙矣

慶源輔氏曰主忠信質直也所行合宜好義也此存乎中以應乎外

也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審乎外以異乎內也內外交相養而厥德脩罔覺此豈求人知者之所為哉然德脩於己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朱子曰質直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仔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聖人說話都如此周徧詳密○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

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功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已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李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察言觀色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明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九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育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雙峯饒氏曰質直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形容有不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愛君人上故告以謙退

詳審之意

恐為字誤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音之又自以為是而

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

實德則病矣

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

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歛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駕虛名而無實行也

○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色取

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獷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

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孚於人者

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慶源輔氏曰使

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

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名

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

意日生而進脩之力日怠矣二者雖若相似然所行

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名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

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

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濶凡發出

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已見於外

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

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

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齊氏曰

以質對色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

者內有餘而外自見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

實無也○雲峯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

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在外而不在內矣

○程子曰學者須是

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去聲

下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

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慶源輔氏曰程子務實務名之論可

謂切當為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為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為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也故學正心而誠意為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脩為之誠踐履之功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欲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焉以為孝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焉以為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為廉欲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以為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學則惟欲

其名之有聞而已所謂大本即實理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在反求而自得學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為名而學則是偽者謂其不循實理而驚外妄求也為名雖若清為利雖是濁然一有為之之意則便是利心也 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

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

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

平而去上聲之新安陳氏曰惡之形于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已去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

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慶源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於其所難後獲謂後其所得

而不起計獲之心也夫為所當為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惰而勤自利而義其機生其勢矯非勉強則有所不能故以為難也為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為事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為

利之心一萌則其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得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為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得莫是因契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要人來這裏看得破

無所匿矣

朱子曰須截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家這

裏便疎心便籠了○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

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纔有

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

惡便鹵莽而不暇攻治矣

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

慶源輔氏曰人本無

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益忿心之

發易突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

及親此辨惑者所

樊遲麤亦作惛

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雙峯饒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

鄙則吝於責己粗則暴戾而不能

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

自省

悉井反

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

去聲

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

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

忿所以辨惑也

新安陳氏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為之事乃其目也○問

子張樊遲問同答異何也朱子曰子張矜夸不實底

人故告以收斂著實做工夫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

告以欲人生死之事樊遲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

問觀之是鄙俗粗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去聲下文知也知之務問愛人

知人是

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體朱子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著實也

樊遲未達

曾氏曰

各幾字吉甫河南人

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

擇故疑二者之相悖

音耳

朱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

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

倉故反

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

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朱子曰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

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雙峯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二句方是串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眾也謂眾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眾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

者直之理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新安陳氏曰一言而該仁知故曰富哉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去聲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

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

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慶源輔氏曰子夏一聞其說便歎聖人之言所

包者富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

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及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

體用蓋已渙體而默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決精

審沛然無疑而暗與聖人之言相發乎新安陳氏曰選於眾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

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

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歟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

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

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

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枉者化為直處尹氏曰學者之問也

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

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

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

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扶又問

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雲峰

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為用蓋仁包義禮知仁

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

為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為體用也通

考朱氏公遷曰樊遲問仁知二章皆主乎事理而以

用功言嘗聞之先君子曰聖賢之稱仁者知者蓋有

不同自一人之心兼仁知而言則為全體之聖各就

其一體指其仁知而言則為成德之人若學者之為

學則當兼致其力以變化氣質之偏以擴充全體之

極也又按自其資稟各有所偏而言則仁者自仁知

者自知自其成德之淺深而言則仁足以兼乎知知

不足以兼乎知知不足以兼乎仁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 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

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朔而見疏子游曰朋

矣則自辱矣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

得善始得○雙峰饒氏曰忠告者盡此

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

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

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

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

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淡遠而有餘味或清切簡當而

可淡息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不忤也如此而猶不

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為也然則非忠告之

難而善道之為不易爾○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

忠善道是言盡

善內外皆兼到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慶源

曰為仁由己朋友但能輔助我以為仁而已○覺軒

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

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脩德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

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力於行則

學進而德亦進朋友為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斯所謂

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

孤陋寡聞之困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

及義之失○雲峯胡氏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

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

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